

CSSCI 来源集刊

语言研究集刊

第二十三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CSSCI来源集刊

语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Linguistic Studies

第二十三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语言研究集刊》网址：<http://yjjk.chinajournal.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集刊. 第二十三辑 /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
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
版社, 2019

ISBN 978-7-5326-5317-1

I. ①语… II. ①复…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8634 号

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马 沙

装帧设计 杨钟玮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www.cishu.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邮编:20004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8

印 张 $19\frac{6}{18}$

字 数 347 000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6-5317-1/H.689

定 价 80.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主 编 陈忠敏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列)

陈忠敏 傅 杰 龚群虎

刘 钊 杨剑桥 游汝杰

编 辑 部 陈振宇 霍四通 刘 娇

盛益民 陶 寰 张新华(主任)

本辑英文审订 冯予力

责 任 编 辑 马 沙

封 面 设 计 杨钟玮

目 录

“换”类动词的语义特点及其所构成的句式·····	卢英顺(1)
“值得”句的构式形成和意义浮现·····	蔡淑美(14)
从互动看“这/那种”的功能·····	殷志平(29)
“把 NP 给 VP”句研究的检讨与反思·····	程亚恒(47)
认知语法视角下的论元交替机制研究: 以汉语两类保留宾语句 为例·····	王立永(60)
言说动词“操”可后接“上”·····	吕 佩 余义兵(76)
论新闻标题中“料”的语义演变·····	仇立颖 李双剑(87)
构式形态学视阈下词语复合与派生的统一阐释·····	袁 野(100)
现代汉语动名型复合词义位内部组合研究·····	宋贝贝 苏新春(115)
句末语气助词“的”的来源和形成机制·····	梁银峰(131)
近代汉语“只顾”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宗守云 姚海斌(152)
从假设否定到选择再到建议 ——“再不”的成词与演变·····	刘红妮(164)
白话小说口语词辨析·····	李伟大(175)
19 世纪传教士方言课本《温州话入门》中虚词的官话 成分·····	袁 丹 胡婷婷(184)
基于变量组配的敬称选择系统研究·····	邵长超(197)
21 世纪以来汉语语篇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黄 兵 张晓雨(211)
使用蚁群仿生算法的元音演化模拟·····	焦 磊(223)
语言经验对声调感知的影响 ——以普通话母语者和大田话母语者对阴平和上声的感知 为例·····	吴生毅(240)
纳西语与鼻音相关的语音演变·····	李子鹤 潘晶晶 戴虎腾(254)
山东莒县方言尖团音的社会地理语言学研究·····	元海峰(271)
上海话阴声韵元音的声学动态特征研究·····	凌 锋(280)
《同音字类标韵》的音韵特点与音系性质·····	王佳亮(295)

《音韵崇正》音系述评.....	周赛华(313)
《汉语大词典》补订九则.....	蒋远桥(324)

CONTENTS	(332)
----------------	-------

稿约	(343)
----------	-------

“换”类动词的语义特点及其所构成的句式

卢英顺

提要 文章所说的语义指的是“换”类动词所能激活的认知要素。句式是指基于某一认知图景所激活的认知要素在经过两次凸显以后在句法上的排列格式。根据这些要素在句法结构上的映射情况对相关句式进行详细的描写,根据认知图景的层次性探讨“换”类动词内部句法、语义上的异同,并对相关的现象进行解释。

关键词 认知图景;句式;“换”类动词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换”类动词包括“换、替换、调换、兑换、交换、更换”等,其中,“换”的使用频率最高。这些动词以“换”为语义基础,构成现代汉语语汇系统的一个子语义场。根据系统论和语义场的思想,属于同一语义场内的不同成员,它们之间除具有相同之处以外,也会存在着相异的地方。揭示其语义、句法上的异同,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相关词语的用法,对对外汉语教学更具有参考价值。吕叔湘(1983)在《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曾经指出:“对于从小就说汉语的人来说,用法的说明似乎更重要。回顾起来,我们的语法研究工作不免有些偏颇,对于用法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时至今日,至少在动词的用法研究方面似乎没有明显的改观。而“动词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第一号重要课题,也是语法研究中最复杂的问题……动词是一般句子里最重要的部分,以动词为谓语或谓语中心词的句子最多,句型最为丰富”。(胡裕树,范晓 1995)

孟琮等编(1987)《动词用法词典》中虽然有对“换”类动词用法的一些描写,但从句式描写的角度来看,显得过于简单。鲁川主编(1994)《动词大词典》对“换”的用法的描写虽然较前者细致,但其着眼点在解说相关的语义

角色而不在该类动词所构成的句式。况且,我们这里所说的语义成分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语义角色,因此我们也不用“施事”“受事”这样的术语。吕叔湘主编(2001)《现代汉语八百词》虽然也涉及“换”类动词的用法情况,但也过于简单。笔者尚未看到学界对“换”类动词的专题研究论文,由于它们的平常性,一般语法论著似也未曾涉及。然而这对词语的用法研究,尤其是对动词的用法研究,很有必要。对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人来说,仅仅掌握词语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这充其量只能有助于阅读,而不能正确地运用相关词语来造句,致使自己在词汇的掌握程度上停留在被动接受阶段而难以达到主动运用阶段。

本文所说的语义指的是“换”类动词所能激活的认知要素。我们将根据这些要素在句法结构上的映射情况描写相关的句式。

二、句式描写的理论基础及描写标准

本文对“句式”的理解采用卢英顺(2016,2017b)的观点,即“句式是指基于某一认知图景^①所激活的认知要素在经过两次凸显以后在句法上的排列格式”。其中“两次凸显”的意思是:在认知图景所激活的认知要素中选择哪些要素(语义成分)在句法结构中表现出来,这是第一次凸显;在所选的认知要素中再选择哪个要素作话题,哪个要素作焦点,这涉及要素的排列顺序问题,这是第二次凸显。(卢英顺 2008,2017a³¹⁻³⁸)经过这两次凸显之后所产生的现实的句子是我们进行句式描写的基础。

在对现实句子句式进行概括、描写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个描写的标准。我们大体上遵循胡裕树(1984)确定汉语句型的标准,其主要思想是,扩展和省略、隐含不影响句型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扩展”应该理解为“‘在原有最简的、可以成立的句子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扩展’,而不能简单地把定语和状语一律看作扩展成分。有些句子去掉定语或状语以后就不能成立,这样的定语或状语就不能看作扩展成分”(卢英顺 2017b)。这是从句型的确定的角度来看的扩展。从我们对句式描写的角度来看,所谓扩展是在

^① 关于“认知图景”概念可参阅卢英顺(2005)《认知图景与句法、语义成分》,或者卢英顺(2017a)⁵《认知图景:理论构建及其运用》。

相关认知要素凸显基础上的扩展。这意味着如果某认知要素在句法结构中删除后句子依然成立,从句型的角度看,这是扩展成分,而从我们所说的句式角度看,它不是扩展成分。请比较下列两例:

(1) 我说:“又想用你那双布鞋换?”(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2) 她赶快命令一个人:“带这些小鬼到浴池去洗洗澡,再找几套棉衣给他们换上!”(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例(1)中,“用你那双布鞋”如果去掉,说成“又想换?”句子仍然成立,但我们不把它看作扩展成分,因为“你那双布鞋”是“换”所能激活的认知要素之一。而例(2)中的“给他们”则不然,其中的“他们”不是“换”激活的认知要素,所以“给他们”是扩展成分。

三、“换”类动词的语义特点及其所构成的句式

“换”类动词的语义特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察:一是动词本身所具有的语义特征,二是该类动词能带什么样的语义成分。本文着重描写这类动词所构成的句式,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涉及前者,只涉及该类动词能带哪些语义成分?是什么样的语义成分?

“换”类动词认知图景能够激活的要素有:“换”行为的实施者(用 A 表示)、用来换东西的东西或者用来替换的东西(用 M 表示)、换后所得的东西或者被替换的对象^①(用 O 表示),往往还涉及交换的对象,即跟谁换(用 R 表示)。这几个认知要素就是“换”类动词潜在的语义成分。由于这些动词内部自身语义上的特点,相关语义成分在句法结构的映射上会有一些差异。

根据两次凸显的情况,“换”类动词所构成的句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A—用/拿/以 M—V—O 式

这种句式凸显了行为实施者(A)、用来换东西的东西(M)和“换”行为发生后所得的东西(O),并且以 A 为主题/主语,以 O 为焦点。例如:

^① 换后所得的东西和被替换的对象虽然在语义上有所不同,但它们也有共同之处,即都是用另外的东西来置换的。故为了描写的方便,我们干脆把它们合并起来处理,在具体分析时,可以指出其语义上的差异。

- (3) 正愁得没法儿,一个上海的红卫兵,凑过来与我商议,要拿一双新布鞋,换我抢到手那块矿石。(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 (4) 往往是挨到天黑不得不收摊儿时,以我家的萝卜,换你家的白菜,或以你家的小葱,换我家的大蒜罢了。(梁晓声《钳工王》)
- (5) 不过,用少将军服换套油渍麻花的伙夫衣服,再用锅灰在脸上抹几把混进俘虏堆里,还是来得及的。(张正隆《雪白血红》)

例(3)中,“一个上海的红卫兵”是“换”行为的实施者,“一双新布鞋”是用来换东西的东西,“我抢到手那块矿石”是“换”行为发生后所得的东西。例(4)和例(5)类似,只不过这后两者的行为实施者承前文省略了。

在所搜集的语料中我们发现,认知要素 M 有时以变体的形式出现,即它不是做“用”等的宾语,而是做“换”所在小句前面一个小句某动词的宾语,偶尔做介词“把”的宾语。例如:

- (6) 我便卖掉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换了七十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 (7) 他每月把钢镚儿全用纸包起来,一分一分算哪,什么钱买什么,只有发工资那天吃两毛钱肉,全指我那十七块工资;后来把家具上的铜把手都拆了卖了,换点儿面粉给孩子吃。(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 (8) 要把白本子(汽车司机的练习执照是白色的)换成红本子(正式的汽车司机驾驶证是红色的)。(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

例(6)中,做“卖掉”宾语的“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实际上是“换”激活的认知要素 M。例(7)中,介词“把”的宾语“家具上的铜把手”既跟“拆了卖了”存在语义上的联系,同时它又是“换”所激活的认知要素 M;例(8)中的“白本子”类似。

2. A—V—M 式

这种句式只凸显了两个认知要素:行为的实施者(A)和用来换东西的东西(M),它们分别做话题/主语和焦点。例如:

- (9) 索米娅正在换衣服。(张承志《黑骏马》)
- (10) 金秀换好了睡衣,坐到床边,看着丈夫,犹豫了一下,用尽量委婉的语气说:“全义,你怎么怀疑起周仁来了?”(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 (11) 一边跑进里间屋,换上一件新褂子,又系错了扣儿。(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例(9)中的“索米娅”是行为实施者,“衣服”是用来替换的东西,就是用现在的衣服替换原先的衣服,因此用来替换原先衣服的衣服可以看作认知要素 M。例(10)类似。例(11)中,行为实施者承前文省略了,根据我们确定句式的原则,这不影响句式的类型,所以我们仍然把它看作 A—V—M 式;例(11)中的“上”和“新”更加凸显了用来替换的东西。

3. A—V—O 式

这种句式只凸显了行为实施者(A)和行为发生后所得的东西或者是被替换的对象(O)这两个认知要素,它们分别做话题/主语和焦点。例如:

(12) 我换了一只老母鸡,才七块九。(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13) 杨妈、张全义、金秀交换了个眼色,不知再说些什么好。(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例(12)中,“我”是行为实施者,“一只老母鸡”是行为发生后所得的东西。例(13)有点特殊,其中的“眼色”是被替换的对象,但与一般的被替换物不同,眼色不是一种实物。

4. M—V—O 式

这种句式只凸显了用来换东西的东西(M)和换行为发生后所得到的东西(O)这两个认知要素,以 M 为话题/主语,以 O 为焦点。例如:

(14) 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张正隆《雪白血红》)

(15) 几个大饼子换一个姑娘。(张正隆《雪白血红》)

(16) 美貌能够兑换金钱,不妨也可视为金钱。(梁晓声《京华闻见录》)

例(14)至例(16)中的“一斤稻草”“几个大饼子”和“美貌”都是认知要素 M,“几斤大豆”“一个姑娘”和“金钱”都是“换”行为发生后所得到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A—V—M 式”和“A—V—O 式”中的认知要素 M 和 O,如果脱离特定的语境,我们有时很难确定相关要素是 M 还是 O。例如:

(17) 渡江作战前,部队不仅改了番号也换了着装。(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18) 半夜给儿子换尿布,她都觉得是一个女人不容侵犯的权利!(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仅仅从例句本身来看,例(17)中的“着装”是指原来的着装还是新换的着装,我们并不清楚;同样,例(18)中的“尿布”是指尿湿了的尿布还是新换

的干净的尿布,我们也不清楚。这就要看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心理上凸显的是哪一种认知要素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A—V—M式”和“A—V—O式”作分别描写,因为从认知要素的性质来看,它们毕竟属于不同的要素,而且有些情况下由于有其他词语的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判断相关认知要素的性质。例如:

(19) 等我们洗完热水澡,换上替我们找来的“炮轰派”孩子们的衣服走出浴池,偌大的院子里已空寂无人。(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20) 你放弃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换来了小兴兴,小兴兴能不能给你带来安宁?(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21) 我一换下衣服,顾不上洗把脸,就这儿那儿找他。(梁晓声《表弟》)

例(19)和例(20)中“换”后带了补语“上”或“来”,我们就能清楚地知道其后的画线部分是M。而例(21)中,“换”后带了补语“下”,这表明“衣服”是被替换的对象,即认知要素O。

5. O—V—M式

这种句式同样只凸显了换行为发生后所得到的东西或者被替换的对象(O)和用来换东西的东西或者用来替换的东西(M)这两个认知要素,只不过以O为话题/主语,以M为焦点。例如:

(22) 不过这地板革太旧了,该换块新的了!(梁晓声《钳工王》)

(23) 历经三十六年沧桑后,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如今的北京医院早已旧貌换新颜。(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24) 如果他不是张全义,换成别的什么人,早就发作开了!(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例(22)中,“这地板革(旧的)”是被替换的对象,“(一)块新的(地板革)”是用来替换的东西。例(23)中,“旧貌”相当于被替换的对象O,“新颜”相当于用来换东西的东西M。例(24)中,被替换的对象“他(张全义)”和用来替换的要素“别的什么人”不是物,都是人。

6. T—V—O/M式

这里的T表示话题,与前面几种情况不同的是,前面几种情况的话题都是“换”类动词所激活的认知要素,而在这种句式中充当话题的不是“换”类动词所激活的认知要素。这种句式实际上只凸显了用来换东西的东西(M)或者换行为发生后所得到的东西或者被替换的对象(O)这一个认知要素,其

中的 M 或者 O 为焦点。例如:

(25) 新中国的中南海依然是政治权力中心,不过,它已更换了主人。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26) 这个节目后换了一男一女两位主持人,男的四十多岁,女的三十多岁……(梁晓声《感觉日本》)

(27) 酒,换成了洋河大曲;菜,换成了几听罐头。(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例(25)中,“它(新中国的中南海)”并不是“更换”所能激活的认知要素,它在这例中只是一个纯粹的话题,其中的“主人”随着凸显的不同可以是 O,也可以是 M;如果凸显的是以前的主人,即被替换的对象,那它就是认知要素 O,如果凸显的是当下的主人,即用来换东西的东西这一要素,那它就是 M。类似的,例(26)中的“这个节目后”和例(27)中的“酒”也都是话题。

7. M/O—V 式

这种句式只凸显了用来换东西的东西(M)或者被替换的对象(O)这一个要素,并且这个要素做主语/话题。例如:

(28) 金一趟做金丹四十年,杨妈也侍候了四十年,签筒换过几只,签子也换过几把,可从来也没发生过这样蹊跷的事。(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29) 好多单位都是这样,人一换,结成死党,再变就很难了。(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30) 昨天的旧报纸没有换掉,我的一位从苏北来的师兄黄志坚又到报纸上去搜寻我的名字。(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略有改动)

(31) 没有变,连牌子也没换,还是原来的油漆已经发黄的了的木牌牌。(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

例(28)中的“签筒”和“签字”、例(29)中的“人”都是用来替换的东西,所以是认知要素 M;例(30)中的“昨天的旧报纸”和例(31)中的“牌子”是被替换的对象,虽然它们在这两例中没有实际上的被替换,但从“换”认知图景所激活的要素来看,它们是被替换的对象 O。

四、认知图景的层次与“换”类动词的内部差异

由于特定的认知图景是受相关的词语激活的,而词语的概念化又有概

括程度的不同,这样就导致了认知图景具有层次性。^① 卢英顺(2008, 2017a²²⁻²⁸)据此把认知图景分为上位认知图景和下位认知图景。处于同一层次的不同下位认知图景,彼此不妨称为“同位认知图景”。在认知要素的激活上,不仅上位认知图景和下位认知图景之间会存在差异,就是同位认知图景之间也不完全一致。

就“换”类动词而言,“换”所激活的认知图景是上位认知图景,“交换”“替换/更换”“兑换”等所激活的是下位认知图景。上位认知图景由于更抽象一些,所以在句法搭配上所受的语义限制相对较少,而下位认知图景相对具体些,所以在句法搭配上所受的语义限制往往更大些。比如能够跟“换”搭配的词语就比较广泛,这从上文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而“交换、替换、兑换”等动词在搭配上则受较多的限制。这部分我们着重讨论后者。

先看“交换”。“交换”认知图景在认知要素激活方面虽然与“换”一致,但是在其构词成分中有个语素“交”,这就凸显了认知要素中“交换对象(R)”这一要素。这种由词语本身的意义决定的凸显,卢英顺(2017a)³²称之为“内在凸显”,“所谓内在凸显,是指相关词语意义本身就蕴含着要凸显的要素。”Goldberg(1995)对英语 rob 和 steal 的论述,沈家煊(2000)对汉语“偷”和“抢”的论述,以及王灿龙(2010)对汉语“租”的论述,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来看看包含“交换”的例句:

(32) 下面谨把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您交换一下,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33) 我不过是象征性的与你交换,你也应该理解我的心情……(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34) 孩子们互相交换着会意的眼神儿。(梁晓声《冉之父》)

例(32)中的“您”、例(33)中的“你”都是交换对象要素,它们分别由“和”“与”引进,在句子中做状语。例(34)中,“孩子们”是复数形式,可见“交换对象”这一要素和行为实施者是合为一体的,这点通过“互相”也可看出。

① 概念化的差异只是导致认知图景层次性的一个因素,其他句法成分也可能导致认知图景层次的不同。可详参相关文献。

上述例句,如果去掉交换对象这一要素,句子的可接受度就十分可疑,试比较:

(32') *下面谨把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交换一下,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

(33') *我不过是象征性的()交换,你也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34') *这个孩子(互相)交换着会意的眼神儿。

例(34')把原先的“孩子们”换成“这个孩子”,目的就是要从“孩子们”中析出交换对象这一要素。如果简单地去掉“们”则不能达到目的,因为在汉语中光杆普通名词既可以指单数也可以指复数。

从搜集到的语料来看,经常与“交换”搭配的是“眼色”,其次是“眼神、目光”等。但事实上,与“交换”搭配的还可以是其他名词,如“交换礼物”“交换纪念品”“交换意见”等。

再看“替换/更换”等的例子:

(35) 我会帮助你们接待宾客,会管住二宝不要吵闹,会替换颜林抱那个胖儿子。(张承志《北方的河》)

(36) 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与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37) 然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改换他人参加会议。(梁晓声《京华闻见录》)

“替换”类动词的最大特点是,用来替换的东西(M)与被替换的对象(O)必须属于同一类。比如例(35)中的“颜林”是一个人,是被替换对象,用来替换颜林的必然也是一个人。类似地,例(36)用来更换的和被更换的都是“窗帘”等;例(37)用来改换的和被改换的都是“人”。

最后看“兑换”的例子:

(38) 我从来没有向外国朋友提过任何请求,诸如出国啦,从国外带什么东西啦,兑换外汇券啦……(梁晓声《京华闻见录》)

(39) 交存车费时,没了零钱,便用一元向那卖雪糕的老太婆兑换。(梁晓声《京华闻见录》)

(40) 美貌能够兑换金钱,不妨也可视为金钱。(梁晓声《京华闻见录》)

从搜集到的为数不多的例子来看,通过“兑换”行为所得的东西是金钱

类或者是金钱的替代品,如各种券类;用来兑换的也往往是同类性质的东西,如例(38)中用来兑换外汇券的实际上是“人民币”,只是没有在句中出现而已,例(39)中的“一元”是钱。偶尔有像例(40)中的“美貌”,但从其后续句“不妨也可视为金钱”可以看出用来兑换的东西也是金钱类。

鉴于“换”类动词上位认知图景和下位认知图景之间及同位认知图景之间的这种特点,表示下位认知图景的动词可以换为表示其上位认知图景的动词“换”,反之则不一定;处于同位认知图景的不同动词彼此之间也不能互换。试比较:

(41) 美貌能够兑换金钱。→

(41)a 美貌能够换金钱。

(41)b *美貌能够交换金钱。

(41)c *美貌能够替换金钱。

(42) 小王和杜逢时偷偷交换了眼色,不再说笑,只顾低头吃饭。(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42)a ? 小王和杜逢时偷偷换了眼色……

(42)b *小王和杜逢时偷偷替换了眼色……

(42)c *小王和杜逢时偷偷兑换了眼色……

例(41)的变换句(41)a之所以能说,是因为“换”所激活的认知图景是“兑换-认知图景”的上位认知图景;而变换句(41)b和变换句(41)c之所以不能说,是因为“交换”“替换”和“兑换”所激活的认知图景,彼此之间是同位认知图景。例(42)的变换句情况大体类似,只是变换句(42)a不像(42)b和(42)c那样不能接受,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换”是上位认知图景,与之搭配的词语比较广泛,“眼色”与之搭配也就成为可能,二是,如前所述,与“交换”搭配的最常见的词语是“眼色”等少数几个,这似乎就成了习惯,习惯形成之后,再看“眼色”与“换”搭配就觉得不大自然。

接下来再看相反的情形,即由上位认知图景的词换成下位认知图景的词以后的情况。试比较:

(43) 鬼想用一盘磨换人那些好吃的。(梁晓声《冉之父》)→

(43)a *鬼想用一盘磨兑换人那些好吃的。

(43)b *鬼想用一盘磨替换人那些好吃的。

(43)c ? 鬼想用一盘磨交换人那些好吃的。

根据上述“兑换”“替换”的搭配特点,我们不难理解例(43)的变换句(43)a和(43)b为什么不能说。变换句(43)c之所以不像前两句那样不可接受,其原因在上文已做过分析。换一个由“换”构成的句子,就能变换为相应的句子。试比较:

(44) 从河底村出发,先截住一辆拖拉机,半路上在青羊坪又换了一辆卡车。(张承志《北方的河》)

(44') 从河底村出发,先截住一辆拖拉机,半路上在青羊坪又替换了一辆卡车。

(45) 我用100元换了两张面值50元的。(自拟)

(45') 我用100元兑换了两张面值50元的。

(46) 女子圣诞节换礼物收到一颗真猪头。(网络新闻标题)

(46')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不少人喜欢在圣诞节前玩交换礼物的游戏……这名女网友表示,收到猪头简直哭笑不得,因为她们换礼物的规则是“必须使用”。(新闻正文)

例(44)、例(45)、例(46)中的“换”之所以能为相应的词语替换,是因为这些例句中与“换”搭配的词语在语义上恰好与“替换”“兑换”和“交换”对相关词语的搭配要求相一致。

五、“换”类动词的扩展用法

在上文所举的有关“换”类动词的用例基本上是其典型用法的例子,其特点是,“换”行为的实施者是由表示“人”的词语充当的;用来换东西的东西和换后所得的东西都是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性词语。而在我们所搜集到的语料中,出现了一些偏离这些典型用法的例子,如:

(47) 渡江作战前,部队不仅改了番号也换了着装。(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48) 准备在中苏协议中有关苏联利益的条款下,做出最大的让步,以换取苏军在接收问题上的协助。(张正隆《雪白血红》)

(49) 就换了几次角度,拍了四五张。(梁晓声《冉之父》)

(50) 上中学时我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事,好受一些。(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